

章炳麟雙重人格

黃其祥

有國學大師之稱的章炳麟，號太炎，浙江餘杭縣人，生於一八六六年，是清末民初在國內極負盛名的一位怪人。惟因其在政治上的立場，搖擺不定，換句話說，他的一生，並無政治立場，而官癮十足，具有雙重人格，東倒西歪，有如牆頭之草，故除了在國學上有湛深的研究，成爲一代宗師外，在政治上，一無所成，沒沒以終，瘋癲癲，笑話百出，茲述其逸事數則，以餉讀者。

博得國人同情，因之大名不脛而走，成爲革命初期的重要人物。

民國元年，國父孫中山先生，爲了南北統一，消弭內戰，銳意建設，將臨時大總統一職，遜讓於袁世凱，謀國忠誠，淡泊名利之高風，直可媲美唐虞。孰知袁氏包藏禍心，陰圖恢復帝制，爲了籠絡革命黨人及社會知名之士，以減少阻力，達成私願，因章氏頗負時望，首在籠絡之列，給了他一個「籌邊使」的頭銜，這不過是一個空頭官銜，有名無實，專制時代，稱爲「閒曹」。

章氏爲過官癮，大喜過望，接到上項命令，立刻打馬進京，並在行李箱貼上「籌邊使章」的封條，一付急色兒的樣子，令人看了好笑。

辦報成名，做官碰壁

章炳麟於民國前十年（西曆一九〇二年）與蔡元培、吳稚暉等在上海組織中國教育會，並創辦蘇報，鼓吹革命，蘇報由章擔任主筆，所撰論文，對當時滿清政府，光緒皇帝，嘻笑怒罵，大肆批評，深爲讀者所讚賞，但同時也引起了滿清官吏的嫉視。因之，翌年即發生了轟動一時的「蘇報案」。在上海英租界會審公廨的額外公堂，以「蘇報大逆不道，污蔑今上」的罪名被控，章因主持該報筆政，被捕入獄，判令監禁三年，罰做苦工。他的入獄，是爲了鼓吹革命，反抗清廷

到京以後，向袁世凱要了一萬元的開辦費，走馬到吉林上任，他一路上興高彩烈，原想到任以後，一展籌邊偉略，既過官癮，又可邀功，前程似錦，樂不可支。誰想到達目的地後，一片冷靜，無人歡迎，原來美夢，冷了半截。

在無可奈何之下，章氏只好住進旅館，以上司身份，傳見吉林西南道道台孟憲彝，和長春知府德養源，不料這兩個個人，好像曾經商量過一樣

徵婚失意，「受勳」失格

章氏在官場雖不得意，但後來從北京到了湖北，却受到湖北人盛大而熱烈的歡迎，心裏十分感動，覺得湖北人無論男女老少，都非常可愛，便動了要在湖北娶個太太的念頭，於是他提出下列徵婚的條件：

(1) 以湖北籍女子爲限。(2) 文理清順。(3) 大家閨秀。(4) 不染學堂中平等自由的惡習。(5) 有從夫的美德。

他所提的徵婚條件，並不苛刻，只是當時社會風氣未開，思想保守，一般大家閨秀，誰肯出面應徵？後來據說他看上了一位女子學校畢業的

，都不理他。章氏氣得暴跳如雷，七竅生煙，乃去見吉林都督陳昭常，大發牢騷，說是：「本使是國家堂堂官吏，他們被傳不到，就是目無本使，也就是目無國家」。陳昭常較爲油條，知道他

有書呆氣，請他吃了一頓飯，並送了一筆盤費，恭送如儀送他離開吉林。碰了「鼻子」的灰，這時他才知道所謂「籌邊使」原來只是一個掛名差事。

吳淑卿小姐，也算是名門閨秀，乃請黎元洪替他作媒，黎氏知道他平日不講衛生，時常兩三個月都不洗澡，這副德性，那個女子會喜歡？做了介紹人，將來必定受到責怪，遂以不認識女方家長為理由，藉詞婉推，章亦無可如何，只好作罷。

章氏在湖北徵婚，雖然失敗，却有了一項意外的收穫。因為黎元洪雖未答允替他作媒，但對他敬禮有加，一切供奉，非常豐厚，章氏不禁大為感動，拍着黎氏的肩膀說：「民國總統，非君莫屬」。這原是應酬上一句戲言，不料這句話輾轉傳入袁世凱的智囊團之一王揖唐的耳中，引起了王的注意，因黎係當時副總統，地位僅次於袁，本有取代袁氏的可能。於是王便偕同孫毓筠（



同盟會中堅分子章炳麟青年時期的照相。

亦袁氏智囊團之一）向袁氏獻策說：「章炳麟這個瘋子的談吐和一枝筆，都有號召力，不能不加籠絡」袁氏聽從了他們的建議，並深知章氏有好名之癖，馬上贈他「勳二位」禮聘他到北京，章氏聞訊，雀躍不已。

民國二年五月，這時袁氏已與南方交惡，正處交戰狀態。章却與匆匆前往北京，向王揖唐借了一套大禮服，跑到勤政殿「受勳」，這一「受勳」的醜劇，既喪失了革命的立場，同時更喪盡了讀書人的風格。

喜筵題句，蜜月仳離

在北京「受勳」後不久，章氏即匆匆回到了浙江，旋又跑到了上海。這次是乘着「受勳」榮歸，想找個對象來完成終身大事。

因為上次在湖北徵婚告吹，增加了一點經驗，乃改變條件，放寬選擇標準，以章的聲望，經人介紹，自然一拍即合。六月十五日，即與吳與湯國黎女士，在上海愛園（即哈同花園）閃電結婚。

這時章年已四十五歲，湯年二十八歲，由蔡元培充當介紹人，到場觀禮的賓客甚衆，其中有孫中山、黃克強、陳其美等革命領袖，及上海名流，濟濟一堂，頗極一時之盛。

婚禮完成後，在一品香宴客

，章氏中年「小登科」，（舊時稱新郎結婚為小登科）興致特高，即席賦五言絕句一首：「吾生雖穉米（渺小意）亦知天地寬。振衣陟高岡，招君雲之端。」（視對方如仙女）並續題謝媒詩一首：「龍蛇興大陸，雲雨致江河。極目龜山峻，於今有斧柯。」其得意之狀，情見乎詞，最後兩句，對在湖北徵婚未遂，隱含刺諷的意味。

新娘不甘示弱，一展才華，也題了七律一首：「生來澹泊習蓬門，書劍攜將隱小村。留有形骸隨遇適，更無懷抱向人喧。消磨壯志餘肝胆，謝絕塵緣慰夢魂。回首舊遊煩惱地，可憐幾輩尚生存。」

就詩來論，都甚平平，但在婚禮後即席題句，却是別開生面，堪稱韻事。

章太炎趨附袁世凱，豪無骨氣，並在北京時曾大肆批評國民黨，替袁世凱張目，為什麼許多革命巨子，不念舊惡，在他婚禮中還去捧場？這是因為章太炎過去對革命曾經有很大的貢獻，且因「蘇報案」坐過監牢，孫先生想用至誠來感化他，使他不為袁世凱所利用，重回革命陣營。章太炎亦頗有感悟，果然辭去了「籌邊使」的頭銜，在西湖靜渡蜜月。不料在蜜月期間，外間盛傳他的新婚夫人湯國黎要求和他離婚，而離婚的藉口，却是嫌他不講衛生，內衣兩月未洗，汗臭難聞，忍無可忍。像這樣離婚的原因，那又堪稱笑話了。

百日軟禁，短期講學

章太炎自從辭去「籌邊使」後，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，對袁氏又有很激烈的批評。南北戰爭後，北京共和黨人，邀請他去北京，若在

別人，既與袁氏翻臉，當然不敢前去，章氏自恃名高望重，學問又好，料定袁氏莫可奈何。所以泰然自若，應邀前往。殊不知這時袁氏已對南方用兵，一切無所顧忌，因之對章氏也不須敷衍。當他抵達北京後，袁即下令軍政執法處長陸建章，將他予以軟禁。雖然當時有許多知名人士出面替他緩頰，完全無效。並由北京地方檢察廳彙集他在南方批評袁氏的言論，予以起訴，經傳訊一次，章氏稱病抗傳未到。（由日本軍醫出具診斷書，證明確有神經衰弱症候）至民國二年十月，共計被軟禁了達一百天之久，始予恢復自由。

袁氏對章，畢竟有所顧忌，把他釋放之後，想請他主持考文苑，他却提出條件，要聘請海內外名宿担任教授，向袁索取開辦費廿餘萬元，袁氏未予接受，遂作罷論。旋由共和黨人勸他仍仿照過去在東京留學生會館時的辦法，開會講學，章氏欣然同意，遂假化石橋國民黨本部為會址，從事講學，聽眾甚為擁擠。

大鬧總統府，絕食龍泉寺

由於解除軟禁後，仍然請他負責考文苑，章氏誤認袁世凱對他仍有好感，不知袁氏對他內心已深惡痛絕，表面上因憚於清議，略事敷衍罷了。

民國三年一月七日，上午十一時，章氏忽發神經，突然僱了馬車前往總統府招待室，持名片聲稱要見大總統。招待員一看來客，服裝怪誕，態度傲慢，正感詫異，細看名片，赫然為「章炳麟」三字。於是推說總統正在會客，凡會見總統，都須事先排定，未經排定，所以不能接見。章問：總統在會何人？答：正在接見熊總理（熊希齡）

章說：我等一等好了。等了好一會，再問：總統又會何人？答正在接見向瑞琨，章聞言，勃然大怒，拍着桌子說：向瑞琨是一個小孩，尚可接見，為何不會我？乃指名要見秘書張一謨，接待員回說，張秘書已赴政治會議，章說：那末，隨便找一位秘書來見我好了。接待員往告秘書們，誰也不願出來見章，後來由值日官出見，章氏正怒氣沖沖，大跳大鬧。值日官見章氏行裝怪異，手執團扇，扇柄下繫勳章，勸他走不走，請他坐不坐，無可奈何，只好將情形報告袁氏。袁乃派衛兵將章強拉上馬車，送往距總統府不遠的教練處「招待」。在教練處住了幾天，據說，就被送往龍泉寺去「讀書」。因此，外間一時傳章失踪。

其實所謂「招待」，所謂「讀書」，乃是軟禁和監視的代名詞。章氏住進龍泉寺以後，憤袁氏對他如此羞辱，非常惱怒，竟宣告絕食，以資對抗。一面並向他的夫人寫下絕命書，以示決心。兩天以後，他的門生錢玄同、吳承仕等，方始聞訊趕去看他。只見他僵臥床上，兩眼望着天花板，有氣無力，不願說話。那怕錢吳等大談孔孟老莊養生之道，勸他復食，他一味搖頭，加以拒絕。正在無可奈何？忽然吳承仕急中生智，向章說：先生自認比彌衡如何？章氏眼睛一瞪道：「彌正平怎能比我？」吳說：劉表不願居殺士之名，指使江夏黃祖下手，現在袁世凱要比劉表高明多了，他用不着勞動黃祖下手，叫先生自己來殺自己！章氏聽了，翻身而起，連斥吳道：「什麼話？」「什麼話？」錢在一旁，靈機一動，

以吳出言冒犯師長為由，連忙要請吃荷包蛋，荷包蛋到了，章氏也就在大家苦勸，與吳承仕的激將之下，開始復食了。

恃才謔人，倚老罵友

太炎性乖僻，喜詼諧，自恃文才，常以尖酸刻薄的談吐和聯語，譏諷他人，所謂謔而虐的故事，不只一端，茲記二則如下：

(1) 章氏幼年時，他家隔壁是一煙館。煙館主人，年已五十，娶一少妻，年僅十五，章撰一聯賀之。其聯云：「五十新郎，十五新娘，天數五，地數五，但願兒孫添五代。」「兩三好友，三兩好土，益者三，損者三，互相談笑到三更」。對仗工整，寓意刻薄，有失厚道。

(2) 伍廷芳原與章氏為好友，民國初年，兩人意見不和而鬧翻了。民國十一年，伍廷芳死，其子朝樞到上海，仍以父執之禮往見章氏，談及其父病狀，朝樞說：「先父體素健康，只因總理蒙難，奔走港澳，操勞過度，遂致病倒，十天之中，鬚髮俱白。」不料章氏聽後，非僅未表哀感，反而大笑說：「一夜鬚白過昭關，君家早有先例」（指伍子胥過昭關故事）又談及伍廷芳火葬事，朝樞說：「火葬在歐美，已極平常，惟在中國，實屬創見」。章又笑說：「我國古來也有此事，武大郎死後，即是火葬的」。當時弄得朝樞臉紅耳赤，啼笑皆非。第二天，章氏復遣人送來晚聯一副，聯云：「一夜變鬚眉，難得東臬公定計」「片時留骨殖，不用西門慶花錢」。朝樞得此，深感不快，因章係老前輩，莫可如何？章氏對待老友，死後如此猾苦。其器度之褊狹，可

以想見。

國學湛深，桃李競秀

雖然章氏平生言行，有些怪癖瘋癲，政治立場，也不堅定，但最後還是重返革命陣營，袁氏死後，民國六年九月一日，國父開府廣州，邀他任祕書長。

章氏對國學有湛深的研究，治史尤精，亡命

東京時，除了為民報撰文外，兼以教學為生。在北京留寓時，曾開設了一個國學會，晚年復在蘇州設章氏國學講學會，堪稱桃李滿門。其門生中最負時望者，有黃侃、但懋、汪東、朱希祖、錢玄同、周樹人、吳承仕、許壽裳等，尤以汪黃兩人，更為突出，世有「章門二妙」之稱。

民國廿年六月，章氏因鼻炎宿疾未愈，而胆

囊炎又發，於同月十四日晨逝世，享年六十九歲。全國唁電甚多，惟于右任唁電：「伏念先生應河山之運，學兼黃（黎洲）顧（亭林）之長，以明經作人倫師表，以治史樹民族精神，方期廣廈宏開，宗風遠揚，不意尼山一涕，鬱此國哀。」對章氏可謂推崇備至。總之章氏一生，雖有缺失，然「瑕不掩瑜」故仍為人崇敬。

中外文庫 拉丁美洲見聞 劉昌博教授著定價新台幣壹佰拾元

本書係名記者劉昌博教授精心傑作，記述訪問拉丁美洲各國見聞，幽默風趣，百彩紛陳，令人目不暇接。要目有：(一)江湖兒女的故事。(二)瓜地馬拉「我的媽呀！」(三)關公在薩爾瓦多。(四)百萬美金的支票(尼加拉瓜暴富記)(五)女兒國男人逃婚(宏都拉斯見聞)(六)美人窩失眠記(哥斯達黎加的魔影)(七)巴拿馬的食肉蝶。(八)波哥大歷險記。(九)玻國男女政變情變忙。(十)一家烤肉萬家香(巴拉圭夜不閉戶)(十一)烏拉圭美人遲暮。(十二)聖保羅的僑情。(十三)海灘、足球、森巴舞。(十四)荒原上的螞蟻雄兵。(十五)委內瑞拉富甲南美。(十六)光棍總統鐵腕治國。(十七)多明尼加風情畫(十八)黑人島——海地。(十九)功夫大使載譽歸國。附錄：拉丁美洲各國土地、面積、人口、幣值、物產及貿易概況，我國駐拉丁美洲各國及拉丁美洲各國駐我國使節、館址一覽，全書二十餘萬言，穿線平裝，現已出版，歡迎購閱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叢書 南京大屠殺

郭 岐 將 軍 著

定價新台幣玖拾元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爆發，十二月十三日，南京陷落，日軍入城姦淫燒殺，善良同胞慘死者三十餘萬人，係近代史上空前絕後的瘋狂大屠殺事件，前台灣省議員、國軍第四十六師師長郭岐將軍當年保衛南京未及撤出，親身目擊日軍滅絕人性之大屠殺，曾於抗戰勝利後，列席戰犯法庭作證，使南京大屠殺案主兇谷壽夫，罪證確鑿，判處死刑。中外雜誌特請郭岐將軍撰寫「南京大屠殺」長文，連載期間，轟動遐邇，傳誦廣遠，頃應讀者要求，輯印成書並附劉方矩將軍撰「劊子手的下場」及珍貴圖照，二十五開本，穿線平裝訂價台幣玖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